

經義考

冊五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八

沈氏淮孝經會通

一卷

未見

淮自序曰竊聞孝者百行之本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會通者會諸家之說而求其通也夫聖言言之至也天下後世之準也何俟於會而通之也以晦於秦也鑿於漢也襲於唐也至宋朱子始正之也而猶未經注釋也元草廬吳氏又一正之而未廣其傳也我太祖高皇帝首頒教民榜文成祖文皇帝集孝順事實垂示模範卽古先哲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列聖繼承有隆勿替第孝經雜出行者今文一十八章童子誦習余懼其久而愈失其真也乃與博士弟子朱生鴻費生浩然共繹之冒爲訂次列凡例目錄以見意嗟乎聖言具在也無增損也以聖言明聖言記述者意也啓其晦去其鑿而無所於襲也夫亦求其通也經成矣再得陶潛集

讀之其作五等孝傳贊至明也附於聖經猶醫之有案也蓋欲人敦本窮原是則是效同臻至理也

繆泳曰淮仁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羅氏汝芳孝經宗旨

一卷

未見

鄒元標傳略曰先生字維德南城人學者稱明道先生嘉靖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殿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歷參政歸先生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由其學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己見也

程氏廷策孝經訂注

一卷

未見

繆泳曰程氏名廷策休寧人嘉靖癸丑進士

蔡氏悉孝經孝則

未見

繆泳曰蔡氏名悉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材孝經疏義

二卷

未見

張維樞後序曰乙未冬謁見羅先生於東山之麓見先生教後學如大地挹泉隨分而滿自孝經疏義出而信愚夫愚婦孩提赤子人人皆可爲孔曾也書列十八章於前疏爲敬養慎終敬享慎行四局於後著小序以會歸採經傳以撫實細而盪激抑搔鉅而至於通神明塞天地橫四海蓋一開卷而性命之奧修身爲本躍如也學者誠卽疏明義反身立本無形而儻然如見無聲而愾然如聞舉足跬步而兢兢然如臨履姑胥張公曰疏義一出宜與大學並立學官張公可謂知言者也

歸氏有光孝經敘錄

一卷

存

有光自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子貞出之孝經古

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光武大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之僞所標

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書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方氏學漸孝經繹

一卷

未見

劉氏子立孝經注疏

未見

韓氏世能孝經解

未見

吳璵曰敬堂韓氏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侍

讀學士所著孝經解萬曆丙戌進於朝

黃氏金色編定古文孝經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新陽黃氏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參議

方氏揚孝經句義

未見

徽州府志方揚字思善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杭州知府

胡氏時化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孝經列傳

七卷

佚

繆泳曰龍匯胡氏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廣東布政司參議

吳氏搗謙重定孝經列傳

七卷

未見

繆泳曰文臺吳氏臨川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嘉興知府謫陝西布政司理問

鄧氏以誥孝經全書

未見

劉氏閱孝經刊誤

一卷

佚

應天府志劉閔字子賢六合人以薦授本縣儒學訓導

黃虞稷曰正德中處士

楊氏起元孝經外傳

一卷

未見

孝經引證

二卷

未見

鄒氏元標孝經說

未見

孟氏化鯉孝經要旨

一卷

未見

李氏榮孝經別傳

一卷

存

繆泳曰李氏名榮餘姚人萬曆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孝經注

一卷

存

虞氏淳熙孝經邇言

九卷

未見

孝經集靈

二卷

存

今文孝經說

一卷

存

馮氏從吾孝經義疏

未見

繆泳曰少墟馮氏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尙書諡恭定

吳氏炯孝經質疑

一卷

存

陳氏堯道孝經攷注

未見

繆泳曰心源陳氏福清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萬安縣知縣有孝經攷注

曹氏于汴補正孝經本義

未見

繆泳曰真予曹氏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

畢氏懋康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東郊畢氏歙縣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古文孝經注

一卷

存

毅中進表曰聖主承乾百行惟先於立孝明王保養萬幾莫要於尊經衍孔壁之真傳證唐皇所謬尙事如有待道不虛行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孝經一篇乃六經總會而分章十八則諸子傳訛蓋自秦火旣灰原經藏於孔壁迨漢初弛禁令今文先出顏芝孔惠繼來方獻全經之寶后蒼已誤謬稱玄晏之疏顏孔並行魚珠無辨及魯恭得古文於孔壁與惠隻字僉同而安國注惠本以正顏則闕闔門一節且乖引證更妄分章人遂遵古而非今世將行孔以廢鄭未幾安國與難其注未行嗣後劉向校讎惟鄭是尙相沿六朝五代鄭孔注並立學官比及大建貞觀科目家獨尊孔氏奈何明皇自稱稽古命諸儒攷正異同而馬貞排嫉子玄以分

章定爲繩尺尊唐一序流贗三朝司馬光曾進呈古文而阻於新法朱仲晦晚爲刊誤而未逮先資故高皇表章六經謂孝經非孔壁全書學校未以設官科貢不行取士固彼時天開草昧亦諸臣日昃未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孝格天橫經馭世順德洽兩宮五十年九有慶雍熙之治盛年當萬曆四十載八荒濟仁覆之休萃尊富享保於聖人重華再見疑祿位各壽於大德歷代希聞皆本大孝之推實是尊經所致然教民孝須令天下咸覩孝經大全廣布孝經當進壁傳與六經爲伍慨遺經淹沒自炎漢至斯本初劉向羣儒之差終歸開元諸臣之罪也臣世頌古文家傳繕本生平所學惟在此書前叨詞館四襖加意編摩卽放邱壑八秋更加攷定證今文之謬誤加古義以注疏經文自有後先古本原無脫落首五言孝引起原以詩書次三發端隨問咸歸旨趣各因諸家之注裁成易簡之章庶古義粲然復明聖經靡有闕失矣伏願皇上悉加電覽統賜聖裁如果壁經當尊臣注當採乞勅詞林儒碩令之廣博攷稽俾經筵日以進呈而科貢用之取士仍希宸翰題序永傳則皇上錫類之孝上塞天而下塞地正經之功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孝經集注一部

隨表上進以聞

繆泳曰中山蔡氏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所注孝經於萬曆四十年十二月進時官行人司副

呂氏維祺孝經本義

二卷

未見

孝經大全

二十八卷

存

孝經或問

三卷

存

孝經衍義

存

維祺自序曰愚既注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出入孔傳已亡鄭說無徵唐注浮譎邢疏繫蕪學士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

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宋景濂羅近溪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銓釋又如吳臨川董鄱陽虞長孺蔡宏甫朱周翰孫本朱鴻諸家各有注行世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亦失厥旨乃据撫羣書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乙亥履端業已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閒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尙有續著衍義圖說外傳等若干卷俱藏諸笥以訓子弟及門之士云爾崇禎戊寅端月

黃虞稷曰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三書皆於崇禎十三年進呈

呂氏維禔孝經翼

未見

吳氏銜校訂孝經本義大全

未見

陸元輔曰銜字鹿友南直隸興化人萬曆癸丑進士累官兵部尙

書文淵閣大學士

鄭氏若曾孝經闡注

一卷

未見

陸氏山孝經正義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孝經九

陳氏仁錫孝經翼

未見

黃氏道周孝經集傳

四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

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至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朱垣曰先生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今觀集傳乃以孝經爲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爲緯與前日寫本絕不相同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爲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爲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肇是書蓋鄭孔所未發也

陳允元曰夫子以孝經綱領六經而其文簡質不若他經之崇闕自劉鄭以下數百家所紬繹章句耳子輿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傳昭昭乎日月江河也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業於傳乎取之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先生嘗云孝經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今觀大小傳煩簡損益各有權度後有達者當有悟於斯文矣

孫承澤曰漳浦黃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爲經以二戴禮儀禮爲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黃公考注經傳其功甚偉而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別傳則朱考亭之刊誤也次第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以爲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論也小傳則公之所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微義五著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旨該而義切其爲集傳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

沈珩曰紫陽朱子孝經刊誤因文刪定無所增加嘗欲掇取他書之言別爲外傳以發此經之義而自謂未敢蓋若有待焉晚歲修明三禮則以儀禮爲經若二戴記及諸經史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黃幹續成之漳海黃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謂六經之本注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此紫陽修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小傳五萬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

孝經本讚

一卷

存

龍氏文光孝經秋訂

一卷

佚

張氏鼎延校訂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鼎延字玉調永寧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南京文選郎

張氏有譽孝經衍義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靜涵張先生江陰籍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侍郎

後遯跡爲雲巖山僧

何氏楷考定古文孝經

三卷

存

孫氏本古文孝經說

一卷

存

孝經釋疑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本錢塘人

朱氏鴻孝經質疑

一卷

存

孝經集解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鴻嘗輯孝經十書刊行之

張瀚曰朱君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語

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探索勤體認切造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

知已

馮氏夢龍孝經彙注

經義

考卷一百三十一

三中華書局影印

未見

瞿氏罕孝經貫注

二十卷

未見

孝經存餘

三卷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孝經對問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瞿九思子縣諸生崇禎七年獻其書

陳氏容範孝經求蒙

未見

朱氏鼎材孝經攷注

未見

張氏雲鸞孝經講義

未見

繆泳曰張雲鸞字羽臣無錫人

陳氏三槐孝經繹

未見

蔡氏復賞編次孝經

未見

梅氏鼎和孝經疏鈔

一卷

存

江氏元祚孝經彙注

三卷

存

江氏旭奇孝經疏義

未見

孝經攷異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二年正月進

旭奇進表略曰臣惟享祚之久三代之中無如周三代以下無如漢周之文武止孝達孝尚矣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蓋立愛惟親愛其親而愛他人上下常相保之術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孝經原有閨門一章唐司馬貞諱之遂爲馬嵬之兆周賓興六行曰孝友嫻睦任卹齊內政公問卿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閒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爲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太祖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發題試士孝經偶遺實有待於皇上也臣敢以師說疏義進呈伏乞勅下禮部會集儒臣補成孝經大全考試發題使萬世皆仰盛典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繆泳曰旭奇以貢入太學崇禎二年正月車駕臨雍旭奇進所著孝經疏義得旨下部議許直省學臣命題試士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爲板行其書會四譯館宴屬國遠人有跽求孝經疏義者曰外國知有是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

鄒氏期相孝經筆旨

一卷

未見

蔡氏景默孝經衍義

三卷

存

錢龍錫曰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歷代師授不同吾友蔡伯槭氏研精歲月著古文衍義一編陳臥子見而激賞謂當授饒以廣其傳是經當從古本無疑而學官所頒黨塾所肄不當外此者也李茹春曰伯槭古文衍義根極理要每傍繫辭立解嘗爲論以駁作忠經擬孝經者曰春秋固忠經也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盡在無忝所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識者韙之

許譽卿曰伯械兼通九經其教授子弟進退以禮出其門者皆有法度近以孝經注疏未詳網羅漏逸博存衆說旁引曲達務合源流豈不爲草莽功臣乎

何萬化曰吾鄉蔡伯械氏每謂易傳春秋與孝經相表裏春秋繼易傳而作孝經繼春秋而成以天地之經挽人倫之變也會今上表章孝經頒布學官伯械出所著衍義公諸同志旣詳擇於古注之內復博採於古注之外是經無多字句移晷可畢今讀衍義令人尋味累日莫竟何其纏緜弘遠洵泗水之功臣矣

景默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文全義洽原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申前旨或發別義故並冠以子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強分經傳殊失聖賢本旨憶昔萬曆庚辰默方六歲先君子首授古孝經耳提面訓朝夕被服口誦心惟習與性成因著衍義三卷今上表章是經頒布學官甚盛典也然宇內承訛已久將從石臺注疏恐闐門闕而遺關雖麟趾之意將從紫陽刊誤恐字句苟而非孔壁家藏之舊謹遵司馬溫公祕閣古本繕寫鐫行俾留心聖學者靜參潛玩自可通其意義所在時崇禎庚辰歲春王正月

宮氏偉孝經緒箋

二卷

存

李延昱曰泰州人字紫元崇禎癸未進士

薛氏正平孝經通箋

未見

錢謙益曰正平字更生華亭人晚以字行更字那谷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死石頭城下葬於方山之陽作孝經通箋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宋閒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乎此其用意之深如此

張氏夏孝經問業

一卷

存

梅文鼎曰夏字秋紹無錫諸生隱居講學

葉氏鈔孝經注疏大全

一卷

存

錢枋曰鈇字潛夫嘉善人

姜氏安節孝經正義

卷九一卷

存

李延是曰萊陽人字茲山

王氏復禮孝經備考

卷九二卷

存

毛奇齡曰復禮山陰人文成公五世孫人稱爲草堂先生

顧氏蘭孝經箋注

一卷

存

高兆曰蘭字芝侶杭州人

吳氏之騷孝經類解

十八卷

存

吳氏從周父母生之章衍義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七 中華書局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一

孟子

漢志十一篇

存七篇

司馬遷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又曰孟子勇於

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又曰孟

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廣韻注孟子居魯軻故名軻字子居

姚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途

又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孟子醇

乎醇者也 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又曰軻之書非自著既

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

林慎思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

程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賈同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賈氏賈荀篇所云十四篇蓋析七篇上下言之

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

蘇洵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爲劖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司馬光曰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徐積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

蘇轍曰不觀於詩無以知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

程伯子曰論心術無如孟子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

至處 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

黃庭堅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其書則
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
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
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
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
爲然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仁義禮知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
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
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
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
所先可謂誤矣

胡舜陟曰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

洪邁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如
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施德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於橫流啓人心於方熾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人開悟後世者至深矣

劉昌詩曰孟子題辭外又有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朱子曰孟子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知非綴輯所就也 又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 又曰孟子要熟讀 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張栻曰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陳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自解此一二句輔廣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

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閒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略加刪定也

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高似孫曰士生戰國之閒其能屹主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王應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 又曰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又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又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

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黃震曰孟子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爲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

所不合與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又曰晦庵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潛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尙在未有諡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潛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潛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謂有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矣此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

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趙惠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何異孫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

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王鴻儒曰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

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

郝敬曰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子公孫龍之輩百家

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

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歸於一七篇之辭彰

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

嗚呼微已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程正叔謂孟

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

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

春秋莫如孟子按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

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

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孟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禱机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宣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

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者不以爲異端各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閒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以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又曰孟子言性善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於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孔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卽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旨也 又曰論語多言仁孟子
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爲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爲至惻隱之心
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
學故包羅大孟子與世人勵廉恥故切劘精 又曰論語章法簡
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
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朱元晦謂
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又曰史稱孟子受業
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甚無根柢據七篇中義理文字
多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
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
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
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
字爲衍趙岐注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
按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
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
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
受業安得子思尙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

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歿時已七十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高爲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楊豫孫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其七篇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帝常置博士其後王充林慎思馮休李觀司馬光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二

揚氏雄等四註孟子

宋志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王氏充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爲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邵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

刪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
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
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
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
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
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
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
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
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
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
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
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
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鑪六藝之喉衿也孟
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
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
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歿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施擔於濟岱之閒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睽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爲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珪爲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爲貶議珪深毒恨延熹元年珪爲京兆尹岐懼禍逃避之珪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史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年九十餘卒

張鎰曰題辭卽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

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黃澈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

王應麟曰黃霸之受尙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 又

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卽定

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又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

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

爲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

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

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玄賈公彥解
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
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亮他勤苦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經自善經以
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
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
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
也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程氏會孟子章句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
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高氏謬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玄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綦毋氏選孟子注

七錄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釋曰周之

秋於夏爲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釋曰澤生草言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

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
宋志未詳陸云有岡隴斷而高者集注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
注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繁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注兼
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爲之詭
遇陸言詭計以要禽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言君子所
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益於背陸言如負
之於背子莫執中陸言子等無執中有達財者陸言達財
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變其穀率至
能者從之陸云穀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
求也被袵衣陸言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
乎爾注云鄒魯相鄰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
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况絕筆於獲麟也是書舊唐書
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宣公音義

張氏鑿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宋志三卷

佚

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曆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鎰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矚矚胥讒側目視貌言矚矚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杠成杠方橋也可通徒人行過者梧椽屈木爲之其趨一也趨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鄒與魯閨闕聲從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餘若善爲說辭說音稅拮屨拮作褫子噲燕易王子訑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別舊唐書經籍志亦失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願比死者一
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樂上音岳下音洛從獸無
厭厭平聲反其旄倪旄老也倪謂繫倪小兒也乃屬其耆
老屬會聚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會音憎則也乃也悻悻然
見於其面悻悻作倅倅狼也直也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舍音赦止也勞之來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
任謂擔任之具藁土籠也裡土舉也先儒說五霸不同有
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爲五霸者訕
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兩馬之力與古人駕車以兩
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
爲車所轆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以上
皆爲朱子集注所取其文異者是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
之尼作厖相與輔相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民
胥胥然胥胥作胥胥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倍蠅蝮姑噉之
蝮作蝮云蝮未詳所出或以蝮與蝮同謂蝮蝮也音由一
說蝮姑卽蝮姑也搏而躍之搏音團一匹雞匹作疋音節
疋雞小雞也是以言銛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銛字郭

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蓋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貌皎音皎僚也許行音衡弢朕弢音彫義與導同培克在位培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貉稽曰貉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檣杙云晉各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爲檣杙者在紀惡而興善也播種而耰之耰壅苗根也有桔亡之矣謂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極桔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穀率率循也謂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軻翼孟

三卷

佚

〇〇〇〇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軻爲

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五

文夫

入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其文不似阿沔文辭未予詳秀水景朱彝尊人編

差大幸文法入市人編景朱彝尊人編

孟子三子刻史強云西蘇文法文法王

孫氏與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各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王應麟曰孫奭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卽位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

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諡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旻若顏淵壽若召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卽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爲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不瞻劉向新序作不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賈撰進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勅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尙書虞部員外郎司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

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爽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鞞常語

一卷

孟子音存

葉紹翁曰揮塵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卽浚父也紹翁竊考揮塵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曆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塵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爲撰墓銘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曆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

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
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爲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
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
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
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
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
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著也
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
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
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於泰伯亦然
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爲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卻引洪景盧語
景盧後老泉六十七年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閒場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今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既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

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爲習而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令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爲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爲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

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令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爲出入於口耳之閒徒以爲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通考同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張子載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蘇氏雜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弑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必克爲良臣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閒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爲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爲一而充塞於兩閒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閒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己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

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爲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各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尙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

其意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王氏男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四卷

周氏謂孟子解義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歷知新會縣王安石行新法

求歸田里

史氏通孟子義

佚

陳氏賜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積嗣孟

張九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張氏佛點注孟子

卷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章氏甫孟子解義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吳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
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
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黃氏敏孟子餘義十四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說之詆孟

佚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篇

存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觀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温公疑孟十一條史劄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

集中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四

中華書局聚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孟子義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朝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

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尹氏解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半佚

陳振孫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焯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

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講筵首
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
泮宮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
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
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明弟子所
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
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
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
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
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
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
三代之餘風取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
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取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
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

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尙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閒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王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十卷

佚

上官氏增孟子略解

經義

考

卷一百三十四

四中華書局聚

佚

汪氏琦孟子說

五卷

佚

陳氏

禾孟子傳本傳作解

宋志十四卷本傳十卷

佚

王氏居正孟子疑難

十四卷

佚

李氏撰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從彥孟子師說

梁口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

游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壺奧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爲入室高第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各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八日第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世孟子詳說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強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閒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迥孟子章句

佚

鄭氏耕老孟子訓釋

佚

趙氏敦臨孟子解

佚

黃氏開孟子辨志

佚

徐氏時勳孟子說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勳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第進士
爲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子說四十卷

劉氏季裴孟子解

佚

張氏九成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孟子書尤究心焉

施氏德操孟子發題

一卷

存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強立不惑之見

郎暉跋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哀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轡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

兩浙名賢錄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爲持正先生按張子韶祭彥執文予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彥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錄今孟子發

題一篇附載橫浦集後

陳氏傳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迨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爲譌謬傳寫六經論孟閒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爲注解因今韻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爲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爲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己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涖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洋爲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簿廳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

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牟
殺三苗本作竅二女果本作媠之類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
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
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各縣風土記曲爲
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
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
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還
必自邇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子
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
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先志請序卷首始爲推而
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
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
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士官江西帥
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
綠筠軒愛其名與已協遂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答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宋志十四卷

存

晏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間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

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右見本集

孟子要略

未見

真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

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
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
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
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
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
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
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
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
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
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
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
爲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燾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未存

黃氏幹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

輔氏廣孟子答問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

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
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
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曰
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桷
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
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
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
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蘄合而有
合矣二公所爲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
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
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
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
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
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
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許氏升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於太高却失本意

晏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椅孟子圖

佚

張氏顯父孟子問答

佚

戴銑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砥孟子注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經義

考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五

徐氏存孟子解

佚

章氏服孟子解

三卷

佚

黃氏次伋評孟

佚

周密曰黃次伋作評孟

李氏泰孟子講義

佚

徐氏珣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孟子說

袁氏高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尙書卒諡正肅

陳氏易孟子解

佚

陳氏駿孟子筆義

佚

孫氏奕孟子明解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申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孟子解

二十五

佚

陳氏樵孟子解

佚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請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閒回復折旋於互

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夏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孟子大義一作叢說

佚

黃氏宙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

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
外勞動遂得疾卒

黎氏

天祐孟子說

佚

戴氏

溪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

文子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氏

萬孟子說

佚

蔡氏

元鼎孟子講義

佚

魏氏

了翁孟子要義

十四卷

未見

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撰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感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顏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蘊與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賢之意蓋鮮

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沿流沂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卽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師學易簣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賫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榷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

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
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稿尙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
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
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
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
會而通之閒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
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閒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
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旣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
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概於後與同
志共之

王氏奕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魯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孟子演義

佚

朱氏申孟子箋

佚

黃氏震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孟子通旨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孟子考證

未見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

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僞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爲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爲言多與中庸

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爲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爲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爲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

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爲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乘文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章刺孟

一卷

佚

杜氏瑛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恕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廷孟子集注附錄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昶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昶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

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尙玄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尙玄文卿撰別字石崑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錄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首載趙氏題

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閒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閒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爲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言湮異端雜

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
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
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
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
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樵馮休之論尙誦誦不
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
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
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敘羣
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爲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
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
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
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
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
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乎孔子此
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

策

李氏承恩孟子記

未見

童氏品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輯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夔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杖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未見

李氏鼎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豫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

僉事

郝氏敬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輿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爲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懿典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庵爲孟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爲之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爲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論孟學庸三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篇朱子析爲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爲論語衍其義數篇歸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己巳復爲續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爲之序

顧氏起元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君恩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曆癸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山西

陳氏一經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黃氏宗義孟子師說

一卷

存

宗義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尙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着落

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纔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六

吳氏迂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略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之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後略不一書惟曰道旣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
 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
 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
 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
 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
 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
 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
 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
 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
 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
 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
 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
 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
 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

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卽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卽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二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卽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卽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

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潛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觀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氏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卽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年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羣力或尙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

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卽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略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閒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尙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閔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矚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閒也其處平陸

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己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閒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郤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告子之相見疑卽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賸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

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閒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宮蓋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

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閒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塾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己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

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
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
文公之賢而降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
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
連橫以攻伐爲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
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曰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
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卽有萌生所以猶日有望焉故
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
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
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驩寵嬖曰威專使如魯樂正子之
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
戮一益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閒適者孟子免喪
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
而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旣又有故國世臣昔
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寇讎之說是時右師
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
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

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旣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宣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慚陳賈爲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蚺蠹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己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几之臥以絕之旣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

齊事而觀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爲無據但誤以伐燕爲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爲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非毀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爲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旣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構兵連年不息宋偃將之楚遇於石邱偃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爲桀宋也如果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爲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爲王偃時也計其時
 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爲周赧王四年卽臧倉沮魯平公之年
 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
 齊楚惡而伐之爲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爲證
 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
 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
 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其後自
 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旣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
 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
 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
 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
 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
 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
 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
 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耄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
 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
 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

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略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閒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

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卽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邾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卽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卽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鄒之別千古殺訛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潛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潛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潛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

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諡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并田之效略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轂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卽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旣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

鑑所載歲月殺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閒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爲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遯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吳氏廷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爽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廬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

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殺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敘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設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

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駢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駢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使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壑贅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爽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口佞長廬同傳因刪去孟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又曰告子

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案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六

人策子與論事稱一十人蓋益心補事也

論承嗣論只張事一入論所一十人而論顯吳九孟平

論事公孫正以不發孫玄其後繼內幸終朝與論子姪

案末頌咏武平太常寺言發然獨舉孟于親以樂五子

論謝平今不勸也

惠諸又主論其孟平內人不缺其同兩本我吳策善孟名策子侯

孟子策子姪世史疏秦謝曰孟于育萬章公明高等並陳之門人

論介萬子恐水并登知甜蒸關前幸氣豐登自子如承嗣的皆以

擊俗地好孟于胡能未盡而去宋濼宗如味正幸機善平不害東

曰高平聲入世學效孟于感前而未取夫而學於前又曰益如甜

李不害兼古則題之能音善學以孟于而不論論淵道命之聖又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

近正爲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蜚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

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閒
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
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各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
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
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
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
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
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
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各一
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
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
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
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

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矣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

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者資之

王應麟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棘藪字書不見輯禮學者取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辨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駭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府中切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窳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羣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

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邃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

健爲文學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健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按健爲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一斲斲謂之定注云斲斲也一名定其一斲斲大齋注云齋有小故言大齋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閒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罍縞介縞作縞注云縞羅也介別也渝作縞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閒覲注云擅也釋訓條條作攸攸矯矯注云得勝之勇也洸洸作僨僨作雄雄委委佗佗作禕禕它它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奭奭增增注云舞貌夢夢訕訕注

云煩憊亂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警警衆口毀人之貌仇仇注云形容小貌鑿作喜注云古曰鑿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籛條戚施注云籛條巧言也戚施令色誘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己也釋草昫九葉注云九枝共一莖中熿作中鳩注云兔奚各顆東顆東各中鳩釋木苳莖著莖作柢著作都椹作臯櫟其實椹注云栗實各椹也櫟梧櫟枹者謂櫟采薪采薪卽薪謂作彙注云櫟梧櫟枹者櫟者其理也櫟者相追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櫟各采薪又名卽薪釋蟲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穎東釋鳥鷺鷥母母作蕪亢鳥隴注云隴隴財可見也釋獸猶作鸞寓屬作虞屬獸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駢駢枝蹄注云駢駢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騃後足皆白狗騃作雞狗作狗白馬黑鬣駱鬣作髦凡此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敬爾雅注

七錄三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七

四一中華書局聚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附作坩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臯臯作浩浩搖搖作遙遙又作洮洮釋草酌作較釋木著作屠樺作榕繫作榻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隴注云隴隴亢鳥之頸也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幄磬作毳釋器康瓠作光瓠施作筴釋鳥鷦鷯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

兼也釋獸麇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敘詩人之興咏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擗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

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
璞不揆構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
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
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舉其蕭稂事有隱
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
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
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千年猶
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爲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

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尙書令至武德中爲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尙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

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博士

謝氏嶠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各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訂邢氏疏引大雅抑篇云實

虹小子召旻篇云蝨賊內訂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佚

高氏璉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

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音

釋智騫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玉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多誤命杜鎬
孫奭詳定

母氏昭裔爾雅音略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
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今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
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
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二

邢氏昺爾雅疏

宋志十卷

存

昺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由是聖賢閒出訓詁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昆蟲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旣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

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瓌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尙慮學淺意疏謹與尙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尙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倕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顛蒙而下示將來尙慚於疏略謹序晁公武曰舊有孫炎高瓌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寢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亦廢予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子用能辨鼠豹不識螿蜩爲對

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各善珍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王氏爾雅

佚

項安世跋曰予讀王元澤爾雅爲之永歎曰嗚呼王氏以父子之學之苦卽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各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以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祗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爲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爾雅新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曰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通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鄭氏樵爾雅注

三卷

存

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爲周公哉爾雅釋六經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釋而不釋所釋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今有變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

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爲證此釋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生於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邱陵之異何由歷此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古今所名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爲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閒而爲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爲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聾者知信義不馮文字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爲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識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雎鳩爲何禽河洲爲何地故人

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爲此也若睢鳩河洲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乃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故去經愈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旦已食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旦食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爲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爲自得之學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於疑耳其疑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徇於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採經以爲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各大有拘礙處亦略爲之撫正云爾

陳振孫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潘氏翼爾雅翼

佚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王十朋之師也

羅氏翼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願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閒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賦

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魚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撫旁穿萬物異名始著於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擬於瓊璠六書之相假鱣則爲鱧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數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魚罟爲筌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艸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矚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

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
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
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傳
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王應麟後序曰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歛羅公願端良譚惟大學始
教格物致知萬物備於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
爾先覺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
雞雞觀仁乾坤具梅枝鉅而包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
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誤荔挺杜若
不識蟹螯牙重常徒語怪而麋鴉售欺矧編絕簡脫之餘鳥虎
魚豕柳卯菱茲至於葦綠稜蕒蘋蘋薺茨萍萊棗熊能螭鴉鵠
鶴鵝鶉雜糅而紛披援蕙導蘗彖蜂嚶鸞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草
粟之別杞有梓柳櫬之殊各之相混獸則蛭蝮蝦蛤草則鼈龜蘼
離女鞏之妾與榛異鳴埵之藿與籬異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
有鯤有麇新雉之木以爲草類苑紀鸞斯王會芣苢伊尹書盧橘
荒異物其誰咨媿隅以音變烏啄以字迷堯韭舜榮儷句爲嬉豆
逼莫解苻蓐曰萹葵問稻何草而謂羊躡鴟候氣廢葭葦議樂昧

拒杯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駁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
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彥猶茹醬失對謬刺棗於函詩蓋鶩遠略
近躡高忽卑孰知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墨畦散
炎樊李文學健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轡並馳鮒演
以小累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酌羣言噴醇擣醜理無窮
書有蹟未窺夫浩倉槩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
所有恢詭譎奇地員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
烈庶鳥庶魚之類萬端千岐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淹綜沈潛貫
璣組絲蠶克鉤索幼眇甄剖是非淵哉若人如五總龜筆爲鉏耒
迺芸迺蓄覽故考新揆敘物宜根極六藝冰渙昔疑囊括百家抉
度撻玼豈惟傳騷說詩亦解頤纂次有典則班馬可追爲雅忠臣
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旁薄印贊範圍中和位
育與物春熙匪銜豹鼠之辯以貽蟲魚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爲
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續密惜其先萎小集僅傳知此者希歲甲午
書成迨庚午九十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永厥垂繇是進大
學之道學者葆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錄藏家楹訪求得其書則
前大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於郡者浚儀王應麟也

方回跋曰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願字端
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爲守始刊
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
人甫七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尙書少長落筆萬言旣冠乃數
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守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
鄂州明年淳熙乙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
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各集後又謂
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
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
躬自校讎雖屢聞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
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
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
義而真西山讀書記爲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
禮書爲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
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爲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易
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
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

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
誤注本草爲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爲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
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
麤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
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
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
爲各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雅之作多爲釋詩毛公傳詩皆
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之義者一百
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傳閒亦因有發明蓋先生成此書時
年三十有九經學最精非但爲爾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
厚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本存郡守
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且以難字頗
多初學未能遽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卷之末又舊本出於
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爲正之所不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
蟲草木略以爲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各
物之實學則置而不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

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蘭蕙爲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翼其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爲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疎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是書之於格物詳矣學者能復熟研究由是而進大學之道蓋無難者則是書也固將與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

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勅爲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爲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

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燹人閒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閒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譌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卽予向所遺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務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直眇焉視之以爲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況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取孔子聖人也嘗辨商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懵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爲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到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逮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各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其博視陸氏殆又過之學者得此不俟旁求汎閱而坐收格物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茲非文殊不能使其晦而復傳噫羅氏之子孫衆矣若文殊者顧不謂之孝邪

洪氏焱祖爾雅翼音釋

三十二卷

存

徽州府志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事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於徽學今廢

陳氏櫟爾雅翼節本

佚

櫟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爾雅韻語

未見

危氏素爾雅略義

十九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正初檢討危素節略郭邢二家注疏進御抄本

薛氏敬之爾雅便音

未見

羅氏日嬰爾雅餘

八卷

未見

譚氏吉璫爾雅廣義

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
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亡名氏爾雅音訓

通考二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尙狹頗增益
之

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